

众生·人民路

小蕮她爸

| 马汉文 |

87岁的大堂姐夫，烈日底下排队做核酸等候久了，诱发心梗，竟是去世了。

按无锡人风俗，去世那天算一朝，依次类推，须在五天之内的单日上午去凭吊。三朝那天一大早，我与胞姐去教工家舍大堂姐家吊唁。刚走进小区，就遇到迎面走来迎接我们的一中年妇女，我一时想不起是谁。姐热情地招呼她：小蕮呀！

小蕮连忙称呼我与姐：舅舅！阿姨！

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位大暑天穿着灰不溜秋长袖外套、一脸憔悴的中年妇女竟是大堂姐的女儿小蕮。说实话，她在我记忆中还是个孩子呀！眼前景象让人难接受。我说：你小时候没人照料，还曾寄养在我们家里一段时间呢。你还记得吗？

小蕮勉强一笑：我怎么不记得了？那时候小蕮才是一二岁的小女孩，胖乎乎的，手背上有小肉窝，萌翻了。大堂姐、大堂姐夫育有二儿一女，小蕮是他们唯一的女儿，是大堂姐夫的掌上明珠。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小情人嘛！

到了灵堂，按无锡风俗将白份扔于灵台前的地上，三鞠躬。然后在欲哭无泪的大堂姐身旁坐下，接过大外甥端来一次性纸杯里盛着的一点替代糖水的可乐，用嘴唇稍舔了舔，意思意思。问些大堂姐夫发病及临终前的话，又说些宽慰的话，什么节哀顺变，天热须保重身体之类。

这位大姐夫给我的最深印象，一是他健谈。也许是他当教师的职业习惯使然，什么领域的话题一经他扯起，总是能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说上半天，嗓音还脆脆的。二是好厨艺。他的形象似乎永远是戴着一副干活用的袖套，束着围裙在灶台上忙碌。过年请我们吃饭，他下厨，一端上他精心烹饪的作品，连同附带每道菜着的说法和做法。记忆最深的是一道名为桂花肉的。他缓缓说道，之所以叫桂花肉，是取其色。看哦，黄灿灿的裹在肉丝外的蛋液，像桂花伐？接着他又介绍烹调方法：将脊里肉丝在砧板上摊开，用刀背一一刮过，让肉质松弛，然后将肉丝投入打匀的鸡蛋液里拌和，这样肉丝和蛋就紧密地合为一体了，趁油热，入锅翻炒，火候、时间一定要掌握好，果断出锅，装盆、上桌。来来，尝尝，吃呀吃，这色香味哪能讲的？嫩伐？味道好伐？一只鼎了！然而，这话癆一样的大姐夫晚年却似变了个人，沉默寡言，怏怏不乐，深居简出。

灵堂内哀乐循环播放着，满满一屋

的人平时难得见面，相见了话特多。小蕮的哥、弟、嫂和弟媳都夹杂在人堆里应接着来宾，唯独不见小蕮，她肯定是躲到内屋去了。抬头突然瞧见灵台两侧的挽联是以她的名义写的，落款是她的姓名前冠以孝女两字。

又有些亲戚陆续进门来。我说着前客让后客的托辞，起身与胞姐一起告辞出来。一路上，姐从这么热的天怎么还穿着厚实的长袖外套说起，与我说起小蕮。说小蕮生活不顺畅，常常是左支右绌的。

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，她曾是在一家食品店当售货员的。有次过节单位发福利，我去这家店领食品，把券交给柜台内的女售货员。女售货员却叫我一声舅舅。我这才发现原来是小蕮。我说，券上的东西归你了，你拿回家去吃吃吧。她也没推辞，只说了声：谢谢舅舅！后来单位不景气，她下岗后还开过美容店，曾邀我姐去做美容。我老姐是从不做美容的，但曾打算过待空闲时要买些生活用品去看望她的，不料事多就忘了。

贫贱夫妻百事哀。后来小蕮离婚，独自带着女儿过。在大学教书的大姐夫是一个传统保守的知识分子，尊奉着“妇人贞洁，从一而终”的儒教思想。自小蕮离婚后，一向视她为掌上明珠的大姐夫就改变对她的态度，疏远、冷淡她。似乎女儿的婚变对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，从此他舌头如被割了一样，话语就突然少了。而小蕮像天下所有的女儿一样，很在乎、渴望父亲的宠爱。这是有一次小蕮伤心而爱怨交加地告诉我姐的。

回到家里，一直搁不下这事，心里隐隐的似有重物压着。我给姐发微信说：这事我怎么直到现在才听说，当时怎么不告诉我？如果她亲舅舅不去劝说她爸，我这个堂舅舅也会去当面开导他这位二十一世纪最后的老夫子的。

姐回复说：大姐夫是特爱面子的人，他不愿让人知道这事，也不愿别人在他面前提起这事的。

晚年默默无言的大姐夫，就这样带着人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。或许在弥留人间的最后时刻，在他漂浮的意识里，早已与心爱的女儿和解了，“让从一而终见鬼去吧！女儿你随愿！”只是那时他轻得如一缕烟，已无力将这份沉甸甸的意思从胸间托举出来了。



夏日小品 插画 戎锋

忆旧·古运河

军功章里有她的一半

| 张曙文 |

婶婶离开我们已经近15个年头了，但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，活在叔叔和许多亲朋好友们的心中。叔叔想念婶婶的时候，总会拉上一曲《二泉映月》来寄托无限的思念。八一期间，我更加怀念我当过兵的婶婶！

我的叔叔张岳荣将军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27军服役时，认识了当军医的婶婶。1967年国庆节期间，他们回大长圩老家举行了一个朴实无华的革命化婚礼，我才第一次见到出生在大上海的解放军婶婶。漂亮大方的婶婶是我一生崇拜的偶像。我家有两个解放军，是我小时候最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一件事。

一年后，我的堂妹出生了。由于两人分别在无锡和苏州两地部队服役，抚养小孩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婶婶一个人的身上。最后，夫妻俩一商量，决定把妹妹送回大长圩老家请奶妈奶养。

我的老家大长圩四面环水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前，进出全靠船行。记得叔叔送婶婶和堂妹回家乘的是无锡到溧阳的班轮，老家下游三里处有一个码头。那天，我家借来的小木船早早地就等在了那里。两天后，叔叔步行30多里回无锡部队。婶婶则在老家坐月子。这是婶婶在婆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。产假期一满，婶婶不顾身体虚弱，也毅然返回部队。婶婶离去的那天，依依不舍地把小堂妹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在她稚嫩的脸上亲了又亲；最后，还是奶奶接过孙女，安慰地对婶婶说：“放心地去吧。”婶婶才含泪离去。从此，小堂妹就在南阳湖边的老家与我们朝夕相处，一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，直到7岁，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，才离开老家回到了母亲身边。

1969年，婶婶从部队转业回上海。是年，叔叔所在的27军从江南水乡开赴北国边疆，执行紧急战备任务。出发前，叔叔去上海告别身怀六甲的婶婶；回老家看了看年逾古稀的父母和2岁的女儿，义无反顾地与战友们一起踏上征途。那一年的冬天分外寒冷。一个北风呼啸的凌晨，挺着大肚子的婶婶，凭军人的勇敢、刚毅、坚强，孤身一人，摸黑去了医院。刚到达医院，羊水就破了。接产的医生心痛地问：“怎么你一个人来？你的丈夫呢？”婶婶自豪地回答：“他是部队里人。”

堂弟出生12天，就由我母亲和三姑一起去上海领回乡下喂养。分别那一刻，婶婶听着堂弟的啼哭声，心如刀绞，含着眼泪挥手告别，默默地忍受着骨肉再次分离的痛苦。

其后多年，叔叔婶婶他们一家四口，分居三地，天各一方。叔叔与战友们为祖国戍守。婶婶在上海工作，既要照顾年迈的父母，还得在节假日抽时间回乡下看望两个年幼的子女。记得堂妹堂弟在乡下的几年中，婶婶每次回乡，瘦弱身体的胸前背后总会挂着两个沉重的旅行包，里面装着当时紧缺的肥皂、白糖、香烟、糖果等

物品。这都是婶婶在上海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好东西啊。

叔叔调防北方多年后的一个春节，才回家探亲了一次。先到上海与婶婶会合，再一起回大长圩老家团聚。我的堂妹堂弟跟着我喊自己的爸爸妈妈为“叔叔婶婶”。相聚总是短暂，离别总有不舍。南阳湖渡口见证了含泪送别的场景。在渡口，叔叔和婶婶常常是红着双眼上渡船，爷爷奶奶及我们全家常是流着眼泪挥手送行。

叔叔在北方工作一晃就是10年，这也是与婶婶两地分居的10年。1978年在部队的关心下，叔叔被组织安排到上海警备区工作，终于结束了夫妻长期分居，实现了一家四口真正的团聚。

在上海警备区，叔叔一干又是10年，期间曾多次荣立三等功。1987年，47岁的叔叔在军旅生涯中遇上了大坎。上海警备区领导有让叔叔转业的意向。然而在军营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叔叔却怀着“金戈铁马，戎装一生”的强烈愿望，不舍得离开军营。婶婶十分理解叔叔的心情，坚决支持叔叔继续留在部队。后来在组织的关怀下，叔叔带着对上海和亲人的深深眷恋，北上进京进入总参动员部工作。其后的十多年，婶婶独自一人支撑上海的家，又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。堂妹、堂弟的升学、工作，基本都是靠婶婶独自劳心劳力。叔叔没有辜负婶婶的深切期望，努力工作，积极进取，在总参和武警总部一干就是13年，期间的1992年，时任武警副参谋长的叔叔光荣地晋升为武警少将。

1996年9月，55岁的婶婶退休。此时，一双儿女也已成家立业。于是，终于下决心离开学习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上海，北上进京，与叔叔团聚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。

我的婶婶大名方计如，1941年出生，上海人，中共党员。毕业于中国福利会和平妇幼保健院助产学校；1961年参军。在部队期间，荣记三等功一次，并被推举为全军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代表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69年转业后，历任上海针织十一厂车间党支部书记，上海纺织局宣传处干事，中国纺机企业职工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等。她无论在部队，还是在地方，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军人的光辉本色，多次被上海纺织系统和工业系统评选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。2008年6月，因病逝世，享年66岁。

婶婶临终时，叔叔深情地握着她的手，久久不愿松开，喃喃地道：“是你，始终支持我坚持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；是你，帮助我克服了人生路上的种种坎坷和难关；是你，改变了我这辈子的人生走向；是你，把我们这个南北分离的家始终凝聚在一起。我们结婚43年，真正在一起的日子不过10年啊。我肩上的将星和所有的军功都有你的一半。”

关于塘铁桥路、和畅路施工期间实行临时交通限制措施的通告

因塘铁桥路、和畅路施工需要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，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从2022年8月14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，塘铁桥路从贡湖大道至兴梁道段、和畅路从清舒道至华清大道段分段实行禁止一切车辆、行人通行的临时交通限制措施，被限制车辆、行人可从兴梁道、瑞景道等周边道路绕行。

特此通告。

无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
2022年8月5日